

恐怖主义与世界文学

——以当代北美文坛为例

黄 蓉

但汉松在《西方“9·11文学”研究：方法、争鸣与反思》一开篇，便指出：“近五年来，英美文学的‘9·11文学’研究已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1]事实上，2001年9·11事件后，随着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猖獗，文学作品对其反映也呈现增加趋势，批评界相应也越来越关注以9·11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观念因为恐怖主义的出现，正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恐怖主义直接威胁的是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国籍、种族、阶级、性别、年龄、家庭、职业等一切区分人群的标志在恐怖主义面前，全都消失殆尽。如此抹杀区别、不分对象的恐怖袭击，反映到文学上，便打破了此前文学作品内容上的高雅与低俗之分和形式上的新潮与旧派之别，使得世界各地文学创作者的目光一同聚焦到恐怖主义这个全球性话题之上。这一点，在9·11的发生地美国和与之毗邻的加拿大，体现尤为明显。

雅俗共赏——评美国文坛三大奖项得主

在一个全球化、资本化、消费化、媒体化的世界中，文学的影响力似乎日渐式微，文学作品纵使得奖无数，仍经常在销量上不尽人意。但最近几年，情况似有转变。2014年4月16日，《东方早报》发表文章，题为《普利策这次给一部畅销小说发

[1] 但汉松：《西方“9·11文学”研究：方法、争鸣与反思》，《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4期，第30页。

了奖》。^[1]此后，该文迅速被中新、凤凰、网易等几大门户网站转载。搜狐网更是大呼：“这也是普利策小说奖第一次颁发给畅销书。”^[2]新闻标题若有夸张之嫌，销售数据也许能说明问题。当年的获奖小说《金翅雀》(*The Goldfinch*)荣登《今日美国》(*USA Today*)2014上半年最畅销图书榜单第五名，而排在它之前的清一色是青春小说；^[3]全年来看，本书在亚马逊最畅销图书榜列第21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本2013年10月初版的书，还能打进2015年1月的《今日美国》畅销书榜，在2015年第二周仍保持在第73位。^[4]事实上，近年来，美国三大文学奖得主的销量都可圈可点。国家图书奖得主《重新部署》(*Redeployment*)除登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年度畅销书榜外，到2015年初仍在亚马逊“短篇小说”(short stories)类目下仍居于次席。即便是市场反应最为平淡的国家图书评论奖得主《美国人》(*Americanah*)，也在亚马逊“文化遗产小说”(cultural heritage fiction)类排名榜首。如此一来，当代美国文坛的一大关键词便是“雅俗共赏”。阳春白雪式智性创作与下里巴人的业余消遣似乎有机结合。那么，结合的契机与节点，又在何处？

以上述三大获奖作品为例，分析其中情节离合。唐娜·塔特(Donna Tartt)沉寂近十载，复出之作《金翅雀》讲述13岁男孩西奥·德克尔(Theo Decker)在纽约一次恐怖袭击中，不幸丧母，此后辗转美国多地，遭遇各色人等，逐渐成长的动人故事。文坛新人菲尔·克雷(Phil Klay)的《重新部署》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每个故事记录一名在伊拉克或阿富汗前线参战美国士兵的独特经历。琪玛曼达·恩格兹·阿蒂琪(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美国人》则描述了9·11之后，美国收紧移民政策，使得女主人公伊芙莫鲁(Ikemelu)的男友无法入境，她不得不只身从尼日利亚来到美国，历经艰辛，深刻体味美国黑人身份之五味杂陈后，决定回归祖国的返乡叙事。

乍看去，三个故事各成体系，共性不明。但现代小说的特质之一便在于，单纯的情节并不能反映整部作品之精髓，而叙事的风格、角度和架构往往更能体现作者特色，叙事张力才是决定作品在读者处能否引发反响的关键。若此，评论和解读可能比简单归纳故事情节更具说服力：

[1] 文章见《东方早报》电子版，2014年4月16日，网址：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4/16/content_881225.htm#。

[2] 见搜狐网文章《普利策小说奖首次颁给畅销书，作者塔特被称天才》，网址：<http://cul.sohu.com/20140505/n399135340.shtml>。

[3] 排在《金翅雀》之前的四本书分别是《星运里的错》(*The Fault in Our Stars*)和《分歧者》(*Divergent*)三部曲。

[4] 《今日美国》榜单见：<http://www.usatoday.com/story/life/books/2014/07/07/best-selling-books-for-first-half-of-2014/12293099/>；亚马逊网站榜单见：<http://www.amazon.com/gp/bestsellers/2014/books#2>；《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见：http://www.hawes.com/no1_f_d.htm#2010's。

《金翅雀》是有关遗失和执念，生存和自我发现，以及命运之残酷诡计的老派故事。

——亚马逊网站^[1]

残酷与信仰，内疚与恐惧，无力与生存等主题相互交织，故事中的主角们奋力挣扎，试图在混乱中建构意义。

——《重新部署》国家图书奖授奖辞

这是一本关于身份、国籍、种族、差异、孤独、渴求和爱的书，书中并未将这些概念视为确定无误的实体，而是把它们置于所依附的联合关系之中，与其在现实生活中所体现的如出一辙。

——卡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评《美国人》^[2]

评论中，“失落”“恐惧”“无力”“残暴”“生存”“孤独”“混乱”等同类词语反复出现，描述出一幅个体在乱世夹缝中艰难求生的灰暗景象。如此消极的情景，与早期明媚的美国梦文学相距甚远，就算与美国二战后，弥漫着失望、迷茫、焦虑情绪的战后文学相比，也平添几分无力，甚至一丝绝望。如此黑暗的情绪，源头何在？

全美舐伤——创伤经历与文学治愈

一切都以9·11事件为转机。仅以普利策奖为例。2001年9·11事件之后，普利策奖在第二年便授奖予理查德·拉索（Richard Russo）的小说《帝国瀑布》（*Empire Falls*）。此处，普利策奖似乎开了一个文字玩笑。本书的英文标题中，“Falls”一词多义，除中文译者采取的“瀑布”外，更常用的似乎是“坍塌”一含义。对于一本将背景设置在美国东北部的偏远小镇之中的小说来说，如此将其与9·11恐怖关联，似乎勉强。只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在其专著《坍塌之后：9·11以来的美国文学》（*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中提到，美国主流媒体对9·11事件的反应之一便是“绝望退守至旧式信念之中”。^[3]《帝国瀑布》所呈现的封闭静谧之情景，与国际大都市纽约的熙熙攘攘形成鲜明对比：当纽约成为恐怖主义的

[1] 详见 <http://www.amazon.com/The-Goldfinch-Novel-Pulitzer-Fiction/dp/0316055433>。

[2] Kathryn Schulz, “Schulz on Americanah by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Vulture*. <http://www.vulture.com/2013/05/schulz-on-americanah-by-chimamanda-ngozi-adichie.html>.

[3] Richard Gray,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 p. 16.

攻击目标时，人们渴望在千里之外的小镇中寻得一片安宁之所，不受威胁，繁衍生息。

退守的绝望憧憬来自现实的强烈冲击。不少评论家在解析上述三部作品时，不约而同地用到“心理惊悚”（psychological thriller）等词。^[1]9·11事件对美国人的影响，并不止于物质层面的毁灭，更见诸心理层面的打击，击垮了美国人对本土安全的盲目信仰。塔特曾表示，9·11事件“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意识之中，因此我认为，书写9·11合情合理”。^[2]克雷则评价伊拉克战争：“我想不到更加重要的话题。”^[3]因此，9·11事件的余震颤动美国方方面面，牵涉美国亿万普通民众的生活，其影响甚至辐射到那些尚未踏上美国国土的人们，如《美国人》里女主人公的男友。对此，阿蒂琪不得不感叹：“亲爱的非美籍黑人们，当你们决定去到美国的那一刻，你们才成为黑人。”^[4]恐怖主义威胁的升级，也使得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愈加复杂。

诚如塔特所言，书写9·11事件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是，创伤书写本身却涉及复杂的伦理问题。描述9·11事件的矛盾之处在于，作家一方面希望通过书写，缓解那些看似无法摆脱的记忆。因此，也要考虑到读者不愿直面恐怖的悲痛情绪；另一方面，作家也要恪守书写的原则，再现事实，用诚实的书写作为对抗。如何合理呈现一段伤痛记忆，吸引读者去阅读他们难以面对的经历，成为9·11之后，摆在每一个美国作家之前的道德难题。客观上看，书写9·11事件的另一个难处还在于，其恐怖历历在目，且后续还在不断发展。以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的美国全球反恐作战使得美国人民不断被迫“温习着”2001年的痛楚。创伤书写的重重困难更令书写的必要性有增无减。克里斯·克里夫（Chris Cleave）总结9·11之后美国文学的特点时，说道：

9·11事件之后，对书籍的期待似乎有所提升。如今的世界相比9·11之前，便如玻璃碴与窗户之别，而小说家的工作便是透过闪烁的碎片，描述全新的景致。可是，我们却没来由地寄期望于这些业已十分努力的作者，期望他们向我们展示如何再黏结出一整块窗户：予我们以意义、希望甚至是美好结局。^[5]

[1] 譬如，Abu Fanani, "A Psychological Thriller in Donna Tartt's *the Goldfinch*," *Beranda*, <http://journal.trunojoyo.ac.id/prosodi/article/view/456>.

[2] "Donna Tartt," *Sydney Morning Herald* [Sydney, Australia] 19 Oct. 2013: 28, *Opposing Viewpoints in Context*, Web, 7 Jan. 2015.

[3] Klay, Phil. "After War, a Failure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2014.

[4] Qtd. in Marilyn Halterand Violet Showers Johnson, *African and American: West Africans in Post-Civil Rights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0.

[5] Qtd. in Linda Wagner-Marti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50 to the Present*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3), p. 295.

疼痛需要治疗。阅读便不失为一种绝佳的治疗方法。以创伤经历为基础的小说作品因其虚构性的本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既给予读者正视伤口的机会，又提供后退的空间，以供疗伤。所以，此类作品的不俗销量，也在情理之中。

弗洛伊德将“谈话治愈”（talking cure）发扬光大，但当创伤使得人们失去交谈能力时，又该如何是好？“阅读/书写治愈”（reading/writing cure）似乎是一条出路。继续以上述三本小说为例：

当问起自己时，人们欣喜若狂，如若在他们说完之后，她不发一言，他们便越说越多。人们习惯去填补虚空。

——《美国人》^[1]

过去十年我们的全球战争在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中穿插交织，其中角色的言谈举止恍如你的邻里街坊。

——亚马逊网站评《重新部署》^[2]

《金翅雀》大获全胜，贯穿其中的主题勇敢无畏：艺术可能成瘾，但艺术也能拯救我们于“生物奋力挣扎求生之无果的悲伤”中。

——史蒂芬·金^[3]

《美国人》中，移居美国的伊芙莫鲁开辟博客，记录黑人在美国社会的种种艰辛。《重新部署》中，从战场归国的士兵难以融入日常生活。《金翅雀》描绘的走出失落、成长成熟的故事也能引发广泛共鸣。当外部世界在恐怖主义威胁下，原有的秩序与安全感迅速崩塌之时，此前看似逐渐淡出中心的文学艺术凭着疗伤之名，迅速“重整旗鼓”，直接面向普通个体，再次实现自身的超验性价值。

净土受创——加拿大之殇

美国国内，反恐防恐声势浩大；与美毗邻的加拿大，长期以来安居北境。植根

[1] 详见 <http://www.newsday.com/entertainment/books/excerpt-from-americanah-1.5308448>。

[2] 详见 http://www.amazon.com/Redeployment-Phil-Klay/dp/0143126822/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443084635&sr=1-1&keywords=redeployment。

[3] Stephen King, "Flights of Fanc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2013.

当地的文学也许受此安逸之心影响，长期以来游离于世界文学中心之外，为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判定的“生存”（survival），在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同的“要塞”（garrison）中缓慢挣扎。直到2013年，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斩获加拿大史上首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本土文学界才狠狠出了口气，认为迎来了加拿大文学崛起之契机。

那么，当代加拿大文学，是否正在大步走向世界？首先盘点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Literary Award）。2014年，原住民作家托马斯·金（Thomas King）摘得桂冠，其作品《乌龟的背》（*The Back of the Turtle*）讲述科学家加布里埃尔（Gabriel）为供职的跨国公司研发化学试剂，破坏家乡环境，使得以乌龟为代表的动物灭绝，更令原住居民族群消失殆尽。悔恨的加布里埃尔意图投海自尽，却反而救起了青年女画家马拉（Mara）。此后，二人便展开了一场赎罪与拯救的精神行旅。加拿大另一个重磅文学奖吉勒文学奖（Scotiabank Giller Prize）则颁给了肖恩·迈克尔斯（Sean Michaels）的处女作《我们指挥家》（*Us Conductors*）。该书以电子乐器特雷门琴（Theremin）发明者利夫·特尔门（Lev Termen）的生平为蓝本，描述了这位集物理学家、音乐家、间谍、武者等身份于一体之传奇人物的爱情故事。

《乌龟的背》讲述原住民作家以原住民为主人公发生在原住民保留地上的原住民故事；《我们指挥家》则重构了现代电子乐器发明家在美苏两大现代大国间游走的现代爱情经历。二者一个植根于加拿大本土原住民传说，一个挖掘二战期间边缘人物的生平传奇。虽然叙事架构弥补了稍显保守的选题，但“生存”和“要塞”仍在小说背后若隐若现。可是，《乌龟的背》引入跨国资本对当代原住民文化的影响，《我们指挥家》则重构人物，透过个人把握一个世界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来，加拿大小说已然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和美国相比，加拿大向来与世无争。作为19世纪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的终点之一，这个世界国土面积第二的大国历来是人们寻求庇护、脱离世俗的桃源之乡，被誉为“净土”。近年来，这片净土遭受重创，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尤其在2014年10月22日，枪手更闯进首都议会大楼，击杀数人，连当时的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也差点丧命。事后，哈珀沉痛表示：“本周发生的事件无情地提醒我们，加拿大同样可能发生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那种恐怖袭击。”^[1]在恐怖主义的全球打击下，世界已然失却了净土。

[1]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0/24/c_127133549.htm。

恐怖主义似乎打破了加拿大自封的“要塞”，逼迫其在全球语境中思索“生存”问题。其实，加拿大作家早已敏感地捕捉到了这股暗流。迈克尔斯接受吉勒文学奖时，谈到虐待和暴力问题：“我们必须相信女性和男性，勇于行动，解除痛苦。”^[1]金也提到：“不少人认为殖民和种族主义是过去的遗迹。不幸的是，真相并非如此。”^[2]金的话与阿蒂琪的判断如出一辙。遭遇被媒体称为“加拿大版9·11”后的枫叶之国如梦初醒，反思着以暴力、对立、激进等为养分的恐怖主义影响，将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级别从维持了几十年的轻微调高至中度。而文学界对于此次事件的反映，值得期待。

全民疗伤？——恐怖主义与世界文学

放眼美国，9·11事件的余波在过去十几年来，已深刻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再看加拿大文学，恐怖的成分也并未完全缺席其中。那么，世界范围内，情况又是如何？首先澄清一个可能的误区。当代评论界通常将9·11事件视为文学作品对恐怖主义大量反应的契机。可是，在世界范围内，描写恐怖主义的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其开端更可追溯至百年前。约翰·伍茨（John Utz）在《文学中的恐怖主义》（*Terrorism in Literature*）一文中便提到，自19世纪之后的150年来，“恐怖分子扮演的恶棍在不计其数的惊悚作品中出现”。^[3]因此，以小说的形式呈现恐怖主义，并非完全新鲜的“美国后9·11时代”式做法。

从历史上看，文学作品与恐怖主义“结缘”甚早。9·11事件以来，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给人们添上新的伤痕。但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也许一面感觉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一面却又对恐怖主义的本质所知甚少。文学书写，恰好是补充经验和知识之落差的重要手段。9·11事件之后，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沉痛表示：“我无话可说。”^[4]但是，面对肆虐全球的恐怖主义，书写仍然是必要的。此前人们默认的安全港湾，譬如家庭社区、工作场所、政府机关、公共地带等，全部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以上所代表的，是以物理形式存在的空间，滞留其中的人们享受着实实在

[1] Qtd. in Deborah Dundas, “Sean Michaels Wins the 2014 Giller Prize, Worth \$100,000.” http://www.thestar.com/entertainment/books/2014/11/10/sean_michaels_wins_the_2014_giller_prize_worth_100000.html.

[2] Qtd. in Tracy Sherlock, “Thomas King Wins National Non-fiction Prize,” <http://beforeitsnews.com/politics/2014/02/thomas-king-wins-national-non-fiction-prize-2600086.html>.

[3] John Utz, “*Terrorism in Literature*,” *Books & Culture* (11.6), p. 25.

[4] Toni Morrison. “*The Dead of September 11*,” in *Trauma at Home: After 9/11*, ed. Judith Greenberg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 1.

在、可以感知的安全。恐怖分子所要打击的，便包括这种“理所当然”的安全场域。当有形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们自然会诉诸抽象，寻得无形的安全感用作补偿。这便是文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9·11事件之后出现的大量疗伤作品，无疑证明了文学治疗的价值。恐怖主义是否会在客观上造就世界文学的一股共同潮流，还有待时间验证。能够确定的是，随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在场，文学作品的确可以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疗伤途径。